

集部

巽齋文集卷二十三　　宋　歐陽守道　撰

啓

代賀王師遂啓

伏審先奉宸綸肅將帥鉞東壁圖書之府寓直清華南方財賦之淵兼勞飛輓隆指交輝於雙節先聲預聳於列城惟小子屢辱殊常之知在今日復依容察之下三薫尺楮載伺前茅恭惟某官家國一身聲名四海皦乎

白日張忠結明主之知凛然清風氣節激懦夫之立惟
端平更新之治乃陽道浸長之時君子樂只邦家之基
正人進者郅隆之表抨彈糾擿殿上相顧膽寒獻納論
思捐前每為首肯家有元之之疏藁人誦仲儀之敢言
善類相期謂當即日而公輔時事小異乃有補外之諫
官荏苒十年回翔幾郡然上之眷顧甚於昔而公之出
入不二心雖王所正欠一居州日聞善道抑海内安得
百元結力救生人要令江浙甌閩之間遍被詩書道德

之澤矧是阜陵之潛邸號稱都會之雄藩歲非歉而民未得以安其生境雖内而兵未有以作其氣屬州凡十一率非承平富庶之舊矣印且半期難得忠信慈惠之師況邊戍賒解嚴之期而漕計難分寛之望樵蘇後爨既不使外有乏絶左餐右粥亦不使内有怨咨此非大賢體國憂時之心而加以長才開物成務之手則此重寄付之何人歷求在位方兩難之并以煩公得一足矣顧今羣邪遂去公道大明衆正來歸未應平原太守之久

外舊人歷數漸覺正元朝士之無多恐問事已勞半夜之思願報政勿疑五月之速某資才不穎仕學無優獻藝奉常偶應歐公之文格敎官游徼適逢宣州之主人俾蛇作龍猶卵而翼軫其寡援拜恩稱薦之書念其有親假寵萊衣之句駕言螺浦職守圉扉懼奉職之未能覬受知之何所我天獨有使星再臨蘭無人而猶芳曾是受滋於澤畔李有實而差苦未甘遽棄於道傍嚮往情深敷宣辭淺

代通趙大資與權除侍讀賀啓

伏審秖拜寵光密親翠幄更生經傳指陳淸燕之閒姬旦詩書時進艱難之訓豈無他人不如同姓其告我后宜有嘉猷凡有見聞共深忻忭共惟某官質粹而養之厚道大而器不拘髙誼全名天下想其風采孫忠一節王國同其戚休公自以為肺腑之親上亦何啻腹心之視保釐京邑人處其易我處其難歸護鄉邦衆志於進此志於退三年去國一日造朝都民聚觀而咨嗟誰實

生我天子延佇而太息爾交修予間勞以萬幾之繁誕寘之重席之坐必將從容敷繹發先儒之所未嘗痛切箴規言他人之所不敢有如今者善類之収拾全在吾君學力之主張宰相能黜陟百官何以使君心明而正邪判臺諫能扶持公論何以使義理勝而是非分此講筵所以非故事具文而上意所以屬宗臣遺老片言啓沃衆正依歸某久矣受知闕焉稱慶収之夾袋昔嘗誤蒙魏國之知稍不通書或者無忤温公之意徒聞近事

之攺轍私幸若人之賜環盛際難逢泰三陽之在內徹生有望艮萬物之成終倘猶軫念於孤寒請復委身於造化因賀以請未知所裁

代謝徐侍郎薦自代啓

士匄韓起自云不及於趙荀朱虎殳斨孰謂果優於垂益推遜者不必求其敵已受薦者乃緣是而知名退然於謙厚下人之間借以為成就後進之地此公古意如僕何人竊惟世所通患曰才難意者古未必然而今甚

吾君至於宵旰而太息諸賢固當汲引以相先豈伊私恩一是國事雖征得其彚以一陽占君子之身然稱匪其人亦三事曁大夫之戒其或知其寸長之無取而所信者衷曲之無他以此而卜終身叔之以為我輩所覬方來之有立不於今日而求詳是能好人亦甚盛德頋如某之無以合措之時用而皆非但守迂澗不移之愚不知浮沈自便之得已雖自信人不謂然幾破少陵之心再刖卞和之足雖蒙恩猶畀以民社之重而善後亦

凛乎歲月之難秖竊被恩休幸逃曠敗豈謂近臣之刻
牘特推晚學之姓名𩣑亮廉勤所謂敬其事而後
其食孝友豈弟抑又居家理而移於官古猶難之誰其
當此至於有用之學與夫近理之文則諸老之所以教
人亦半生之竊嘗有志曾未得其毫髮乃盡借之齒牙
謂臣不如近代立朝之幾見於我無一明公何見而相
推感藏於中名勝而耻此蓋伏遇某官受天正氣為國
蓋臣名震一世而退託不能道繼前修而誘掖後起處

而善俗至今陳蕃縣榻之風出則進賢數有諸葛卧龍之薦遂令庸陋首與推揚誓思激昂上副期待四海知心之難得乃出鄉邦孫生報德之無從第堅晚節區區欲謝亹亹奚殫

代人謝解啓其人治易

學易無聞愧五十知天之命賓王有幸喜六四觀國之光困而有君子之亨升則利大人之見貴敢期於下賤誠因贄以修辭惟行止各以其時而失得莫逃乎數幾

不如舍即鹿徒入於林中器止終藏射隼當獲于墉上有如一扎渙頒於科詔以求四方濟用之真才假夆試以自媒非難際遇雖奇窮而莫逞常至乖睽合焉必以其可觀眇者不能以有視𠴲云揭矣係小子而失丈夫天實為之𤼵三歲而入幽谷未能晉進聊復需須其或一喪一得之間便有或泣或歌之異朶頤者謂富貴可立致垂翼者幾顛頷不自聊是皆躁人不可大事胡不飲食衎衎而乃往來憧憧且在上縱以好爵相縻而在

我惟應素履而往輿可得者民所載夫豈忘天下之思井見汲者王之明亦以為致吾君之地安之若命身則維心某自讀韋編粗通大義貧不給於餬口其剩以膚文不足以致身徒艮其趾亦甚蹇矣而猶泰然不可述者出處語默之間所熟講者消息盈虛之理觀其自養而已矣利有攸往則聽之幾踐名場自笑賁於叢棘茲叨薦籍若將進之身衛從龍方快於依承拯馬有為之勸駕茲蓋伏遇某官賦資剛正秉德直方允謂匪躬之

臣宜在近君之位亟合入調於台鼎猶為出牧之康侯葢屬大比而興其能故屈公親臨以重其事拔茅連茹下搜鄉曲之英以杞包瓜上副廟朝之意致兹用晦之久亦有求信之期然而羽可用而為儀在自修而已矣車積中而不敗量所挾之如何某敢不益厲愚蒙自堅素節豐初遇主敢忘提拔之自來比外從賢正要依歸之得所孚誠欲寫感頰奚殫

代人謝入鷺洲書院啓

立先賢位增弟子員闡揚洛學之宗風収拾歐鄉之善
類此甚盛事非今世之吏所能為顧何如人在先生之
門亦不棄游從自始感激何窮一自踵堂鼓篋以來别
是味道讀書之樂蓋地僻人稀而塵氛不接乎耳目窓
明几凈而思慮不欝乎胸襟較之從前泮水之游此則
幾有沂濱之趣慨山川之自古非文獻之無人郡幾更
賢守未嘗肯立意而思士亦競程文無由知窮理之味
天留此地今值其時淇竹成陰正好切磋琢磨之助湍

流在望可悟東西上下之分庭宇一新規模浸廣教養
不可以狹其數而遴擇不可以非其才借較藝以觀人
取其優者遂親師而取友引而進之其在選中可謂望
外顧如某之無似誠有親炙之夙心然而儔之侶中自
謂下愚之陋質進修之志不可禦見識昧昧無與發其機
勤苦之習雖甚勞文字汩汩不足謂之學豈其汲録亦
與陶成遇莫遇於見儒宗王公為下幸莫幸於成學業
名利何為造化從天依歸有地茲蓋伏遇某官清明氣

稟磊落胸襟律身甚嚴取人則恕政治少暇惟教為懷是以欽海嶽之盛名而於後進每有寸長片善之取忘麾節之至貴而與逢掖相從茂林清流之間色笑從容訓誨俯至可謂後往聖於千載見當代之一人某敢不鑽仰堅高砥礪頑鈍自求多益無寡聞謏見之安不在空言作實踐真修之想倘無藉湜之叛去尚望伊顏之同歸過此以還若無斯報

通廬陵張宰啓

伏審拜恩九陛宣化一同墨綬銅章分古者男邦之列爵黄金鉉耳見中興宰相之文孫旌斾一臨士民交慶恭惟某官豈弟君子文物世家人甚稱於其門才而將之以德我有先正國之元勲留侯之國永存爰及苗裔魏公之笏猶在何啻棠陰若古象賢不顯亦世天昌其後令見斯人相傳宰天下之規模何須縣譜亟合班禁廷之清切猶課民庸睠言廬陵昔號望邑里中父老記承平之舊相對嚬眉賢士大夫聞凋瘵之名誰甘著脚夫

惟利器不畏盤根行將報政於數月之間即肴除書於九天之上某受廛氓籍遲次隣封昔令君偶誤所聞俾鄉校共尸其事非才有靦求去無從昨以直道不行同舍之間於是數月自削公堂之迹部使者不知其避席方且進之郡太守又重以移文難乎去已曾是窮鄉之晚學久為泮水之贅員望履方新篤心莫究大夫可事而仁士與友竊願師子貢之居邦小人易使而君子愛人或可親言游而學道忻頌之至齋宿以前

代人賀劉後村啓

伏審進司東觀入直北門外貳卿班裁郊廟朝廷之大禮內陪經幄繹道德仁義之微言除書四傳公論胥慶蓋斯文關吾國之元氣相與盛衰有大儒負當世之重名衆所伺望地位顧其得所嵗月幸其及時若使王朝無與為光華而大篇短章散落於江湖之上天子不得聞議論而寸心千古孤往於畎畝之中伊人何傷有識竊歎或者中外迂回其揚歷於材品處置之乖違雖鶴

鳴豈隱於在皐而鴻飛不可以遵渚俯仰今昔懐思老成如用之有愜於衆心縱晚矣尚覩其他日恭惟某官天與間氣代無幾人山林滋久而學問深大似考亭夫子之得力門户不立而名節在獨體元城先生之憂時器大者其聲宏膏沃者其光耀令既家有後村之集後將誰遜淳祐之文然且偱偱焉不立異於衆人休休焉若俟知於來哲此其所得夫豈易規蟬蜕汙濁之中鵬運扶揺之上迄僣簡記峻陟清崇人皆羨蓬萊瀛洲不

嘗之榮公固有莘野傅巖未了之事繇此厚君臣之契

居然副朝野之瞻行矣即真學士著稱於內相進之有

漸秘書參預夫政機某藐焉小生好是懿德自開新命

屢復緇衣之詩妄意舊名猶存夾袋之字其為依嚮莫

究頌言

代答趙瑞州啓

自江以右孰如道院之優有地與隣不見富州之舊歎

稍攄支傾之良若曾講信修睦之未遑惠然先施愧甚

不敏恭惟某官高風振俗大雅不羣鍾間氣於岷山如唐太白校秘書於天禄即漢更生上方選同姓以為腹心公獨以詞人而居岳牧蓋今守土即古維城廣一家忠厚之傳布千里中和之政而況劔池丹井宛有林泉幽曠之風碧落翠微超出簿書塵俗之外公庭無訟郡國亦山於此一麾猶有承平之盛觀未容他所得凝燕寢之清香即報伯禽之政成遄膺神爵之表選某誤恩起廢治劇無堪為齊都者有五人獨牧芻之不得知道

州者須數輩愧參錯之非才幸擘析之相聞知睨柯之不遠其及吾國幸而借君之餘則於我民是亦其隣之子傾依實切頌詠奚殫

代答賀除漕啓

某比以試郡罔功謬思畀庚材無所取若為出納之司職思其憂正痛公私之積未遑請益先辱貽緘深惟朝家仁天下之心首以民食重使臣之寄雖有其他之兼領要先為是以司平調度既殷儲蔵斯罄况山川之利

既增其歳入而閭閻之苦秪見其日深茲惟火耕水耨之鄉屢值天禍人饑之歲無粟供壽昌之糴何倉勞長孺之開商旅不行農末交病思挽列城和氣正須一道福星宜得疏通練習之才仍識本末源流之理俾任斯責來活我民自顧無奇未應承乏連犒十萬空懷舊日之廬陵涸轍斗升難激今朝之江水瘝官是懼受命若驚是邦有大夫之賢其言則仁人之利暫安家食猶軫時艱愧綿力之無堪感戚心之難稱共惟某官兩朝舊

德一代名流羽儀班行自結九重之深眷傲睨物表乃令屢詔而不前顧言趣裝以大用世某受知夙昔借潤年朞星紀廹元枵自歎積虛之難實歲旱作霖雨公毋堅卧以為高仰望彌深敷陳曷既

謝解啓

五詔為賓興而下有舊制存多事軫才難之憂非常歲比豈伊庸謭得玷選掄恭惟宋有天下以得賢為邦家之基士生聖時多有志於君民之事凡一時翺翔場屋

之詞藝皆後來掀揭宇宙之勲名若吾邦有歐公以古文而魁天聖覩其奏疏議論之偉與其終身名節之高流風尚存後學增重凡今挾策讀書以干進亦願濟時行道以為賢科第何心得失有命静念世道當艱難之會豈其微生儌富貴之時公私之痛不紓内外之患層出方意不調之瑟當改而更可使中流之舟瑜胥以敗自非有大抱負不足與共事君是以細書成文當宁發歎精鋭消藝能伏特重惜於累年根源正器識宏深有期於

今日凡與斯選必若而人廟社有靈會見俊奇之應運君親在上誰非忠孝以為心如某者天與迂疏分甘卑賤覆載之内固不敢與世相忘凡下之資亦豈能在邦必達杜門盡日安分窮年友生或以為可親時從講席庠序亦畀之薄廩稍濟清貧又不自量其愚亦投應試之牒偶然幸得敢以為榮深惟二日一日之書為之動色豈以八邑萬人之衆録此非才儌倖至斯省修知自玆蓋伏遇某髙科之彦舉世所宗綴鴛行之羽儀分螺

水之風月方董司林院僉期新牓之得人今暫屈竹符又辱大賢之勸駕為時搜抜著意吹嘘詩趣試官知有餘杭貳車之韻章薦多士早辦古靈先生之心而某昔以斐文苟蒙知已曾是函丈提撕之舊得之糊名考校之閒郡官肯下布衣此風不見久矣人心各有公論斯舉蓋謂當然雖非所堪幸不為愧雖南宮之去留未定此身半屬於公家惟素志於利禄甚輕異時無忝於門下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登第謝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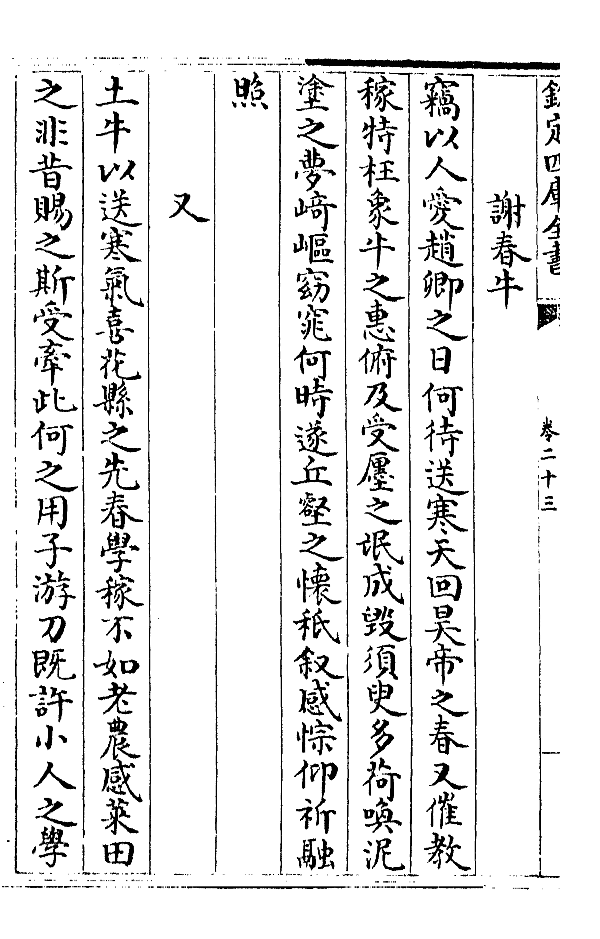
奏對疎庸宜從顯黜上恩寬大猶置末科靜循叨忝之由端出薦揚之賜戴君之次感德益深竊惟朝家取人以文姑曰因其表以信其裏書生由學入仕亦將隨所遇而究所施如視此以為平生之榮則幾何不負進士之目試於策名之後追念為士之時文史寄娛莊生所謂南面之王不與易蔾藿取給孟子嘗曰萬鍾於我又何加惟戴履天地之間有今古君臣之義安能高飛遠

舉不在人間然而幼學壯行無非天理故近世儒宗初不廢舉業謂名卿良相何嘗由異途出處非我所私行止則時之可不敢逃此生於無用是謂盡其命之當然此義不明而祿是嗜其於患得誠可憫傷夢寐不清長被榮枯之作祟詩書何用祇為作合之良媒初志既畢後來可想夫所樂非所性也雖大功大烈猶不得已之為況能貴即能賤之若一階一級又何足道之有嘗以為稷契伊周之業本第二義而惜孔孟顏曾之學不盡

見諸行蓋向上更不容言而成物亦我所願此大易屯
蒙以下之事而中庸内外時措之宜流而水止而山祄
無定質油然雲沛然雨何病太虛皆不為則誰為謂之
進斯進矣顧如庸陋無所覬覦天畀其才不足奮發於
趨事赴功之列性局於隘何以周旋於奉命承令之間
但可為宇宙中一幸生之人而自謂國家事何至屬於
我有如去年賓興之詔備寫當宁才難之憂非真能實
藝無以副需豈末學小生所敢望賦猶以世為士類時

在壯年依稀赴舉之行得之幸也漫浪如京之役出於偶然旋叨奏籍之名例拜出身之賜惕然深省報若為圖此去公家即是委贄為臣之始從來一命可辦濟人利物之心須勉巳之不能以敬天之所付遅之入選假我閒居親養得安未奪斑衣之樂吏事可學尚無美錦之傷惟胸中抱負之非奇覺意外遭逢之太易追惟奬借允有依歸茲蓋恭遇某官間氣得天盛名蓋世凛凛著立朝之節温温散閫郡之和粹然端人正士之容修

已以敬純以君子長者之道近人而忠吏使廬陵大明洛學心傳古聖又逢今日之周程人得宗師行見將來之楊謝相期此邪之意不淺其為後學之幸何多某親炙非疎受知已素歌鹿鳴而勸駕㮣幸列於門生侍燕坐以論文分乃忘於民伍於此認成就誘掖之美非徒事貢舉故常之規敢不永肩一心益厲素志雖甚不敏已粗知理欲界限之分惟謹自持庶不在名教罪人之列



謝春牛

竊以人愛趙卿之日何待送寒天回昊帝之春又催教稼特枉象牛之惠俯及受厘之氓成毀須臾多荷喚泥塗之夢崎嶇窈窕何時遂丘壑之懐秖叙感悰仰祈融照

又

土牛以送寒氣喜花縣之先春學稼不如老農感萊田之非昔賜之斯受牽此何之用子游刀既許小人之學

道負陳相未更請一壓而為詆感負實深融鑒幸甚

巽齋文集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巽齋文集卷二十四至二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裔齡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録監生臣胡宗蕎

巽齋文集卷二十四　　宋　歐陽守道　撰

說

黄强立字說

强立强斯立也人皆欲有所立立而依附之待何立之云或曰依附當問正邪是非人固有師友固有氣類概謂不可自愚也自孤也子曰不然後進師先進期於似之非依附也道義同則相親我於彼猶彼於我非依附

也依附也者已不足也已不足者纔無彼即無以為我也夫已之不足無亦反求諸已使充實有餘奈何若弱蔓之於長松然哉反求諸已使充實有餘强者之事如此者立黄君幼端梗立不倚予字以此夫立卓哉予有志焉而未之自信也予之志立猶嬰兒之初嬰兒之立也每踣今日纔斯須而踣他日倍此久而後踣又他日數倍此久而後踣以至於終不踣則是立也立而又踣踣而又立其氣力何如也德業人之氣力也一立而遂

不踣者充實有餘也史策所載有特立者有與人俱立者當其立未有以異也彼失所與俱或前立而後踣然後知特立之為真立也嗟乎君既字强立矣予觀君君亦觀余今日未也相期於他日時出而共讀之

腥山説

萬安賴君子平予識之十五年其為人有出塵之姿號其所居曰腥山蓋取司馬相如所謂山澤之腥之云而用柳宗元蒙愚於溪之意鄉之達尊名士為詩賦之皆

謂刻苦詩文清峭不俗此賴君所以腥而遂指山以自況也君又徵予贈言其敢無以告君雖然請畀乎諸公之撰今夫腹飽纖腥面盈垢膩使人望而懵之者雖儒冠在首夫固非吾徒也目茫乎其遠望意有注而凝思精神凜然骨見衣表此世之清士非邪然予請有以問之行道如醉閔宗周乎哀吟憔悴思懷王乎食少盡瘁為蜀漢之偏安乎攢眉吞哭為安史之挺亂乎身須人扶死不瞑目為熈豐新法之未變乎斯人身任乎國家

志存乎君父憂憤菀結雖欲自解而不得也不然則吾身亦甚重矣而敢不自愛哉誠意不欺心廣者體胖也集義養氣浩然者無餒也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不以拂亂動心而申申夭夭夫子燕居之氣象也若此者固不以專論形骸然而道義充周之士枯槁者亦鮮矣且吾身固將以有為也血氣盛衰精神壯老豈於天運世道無相干涉而敢輕役之乎然而世之雕琢天和以求工於無益之詩文者恐與酒色傷生較得失於尺寸

閒也夫臞必有為而臞幸無憂憤菀結如前數君子之所遇則宜有學道養心之樂以敬天之所付賴君學著吾知不因詩文臞矣吾恐後人徒見賴君工於詩文而謂君以不貲之身如此而溺於所嗜也故告之以此願君審輕重決去取而厚自愛焉

璞說贈彭君碩

吾嘗悲卞和以為和賊夫荊山之玉者也玉在璞無人知之是塊然者一石而已矣玉何與和事而必欲出之

三獻三刖無亦天地之寶惡夫賊之者玉實不幸和以自累足不足弔也君以璞自命璞也顧君無遇和也玉在璞璞在山猶不幸而蒙斯人之知奈何君日與人接而文采每每發見不少自閉乎彼將剖君之璞使君之一旦赫然露於世則君將奈何嗟乎君自此詩文可以無作矣

柝說

里有富者重門擊柝夜柝柝聲徹明一旦正晝暴客來虛

潛一人於門内之隱處深夜啓門納其徒執擊柝者殺之以其柝終夜擊主人家長幼寐且寤聞柝聲以為安也天明而興視室户洞開橐𧟠器具掃地空矣怒擊柝者不職曰何終夜有聲曾不知盜之已入乎徧呼其人不得得其尸君子曰主人之遭誤也以柝之不絶聲也盜可謂黠矣使殺擊柝者而廢柝不鳴主人必疑怪起燭之今柝聲無異於常夜故恣盜至明主人不覺也仁義道德之言非大柝也邪

墨說

余於墨不能評近一道士訪余案間有胡朝宗墨寸許道士取玩之歎美再三曰今人少能作也余問道士此有何異而歎若是道士曰俗墨埶此墨寒俗墨著硯散而少凝渴而頻飲非硯罪也墨去埶未盡也墨質膠煤為之安得不埶脫胎換骨之法能使膠煤為氷玉則墨之妙至矣墨寒者其德貞君試取此墨用於未滌之硯純墨自聚不為餘塵故穢所侵奪經宿硯乾其光濡如

余驗之信蓋自此益寶朝宗墨而道士膠煤氷玉之語要是墨中至理不可以無傳因書遺朝宗道士軒轅抱一會稽人

則齋說贈胡聖則

聖則名齋則問予則予謂即古人執柯伐柯之則今以物相準皆曰則手約大小曰手則身度長短曰身則以舊準新曰舊則又如物之重恰及千錢無過不及曰一則皆俗語也而則之義甚明則則格様也所謂有物必有

則蓋合格入様處父必慈子必孝父子之則君必仁臣必敬君臣之則不然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是此物非此則近諸身冠以首為則衣以臂為則帶以腰為則屨以足為則各於其當然者為則苟失其則冠袂帶屨皆為無用則亦焉用他求當然而然斯之謂巳然則為人當何如曰人以聖為則聖者人之成式也故曰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人以天為則天者人之成式也故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人之則聖聖之則天皆

其理當然此求於合格入樣吾懼夫世之言則者太精微太高妙故以俗語告聖則請聖則以合格入樣為終身之則廬陵歐陽某説

歐陽順升字説

同姓名木居安成黄牛石者請字於余余字以順升他日其伯父寧鄉主簿遣順升來請字説予告之曰順地道也木得地道以生故以順而條達暢茂幹幾柯幾枝枝幾葉有一葉反而向下者乎試强之以向下則悴而

槁矣地道承天木生於地而上聳其理然也是之謂升人之升於德亦然無非順者仁為順不仁為逆義為順不義為逆孝弟謂之順德又先儒釋名義之最親切者也前百順而後一逆百順為一逆敗矣積小以高大者非百順之難而無一逆之難順升戒哉

任法任人說

甲與乙為友一日議遠遊乙曰吾與若相好有日矣而道途之事未之諳也請歸各治行李若其謹哉甲曰諾

乙歸踰月而告甲曰吾行李具矣甲曰何久也乙曰吾治筐篚工五日而告具吾治吾鎖鑰工不終日而告具吾視之皆不堅良也盡舍之易他工筐篚十有五日而告具鎖鑰三日而告具吾然後敢以行也甲曰子何謹哉吾不能望子乙曰子之行奈何甲出而示之其不堅良尚不能如乙之前所棄也乙曰玆行也非歲月可議歸也而猝易若此奈何甲曰無憂也吾之荷以行者其人忠於是二人具行未半途而乙逸其僕筐篚鎖鑰堅

良也僕負之以逃乙追之不可又不能返也依甲以俟俱返甲之資裝厚極其所之而後議歸一日僕驚呼而告曰僕所負故也今晨起而輕於他日主盍發視之視之則喪者過半矣僕以為朝夕守視莫知喪之何時也蓋幸而僅有存者甲乙俱困以歸乙問甲曰吾僕負我子謂子之荷者忠而何為喪之不自保也甲曰噫吾留意於擇僕而率易於治裝子留意於治裝而率易於任人二者胥失也然予所遇者竊盜之自外至者也餘資之

僅存者幸爾雖然亦愈於子僕一逸而盡空也有說國事者聞之曰甲任人之類也乙任法之類也任法者自謂關防周密而不知所任非人則并與關防者而盜之任人者能擇可任而任之矣而關防無法則禍蠹將出於所不意而為我任者亦莫如之何也或曰不然甲遇盜是無如之何也使盜盡奪之縱關防周密亦必不免而何率易之罪哉彼乙留意於篋篚鎖鑰曾不知荷者之即盜也甲所遇盜禍在所遇之時乙則未出門而知

其必喪矣此任法不若任人之說也

陳山長字說

會稽陳君以開慶己未來廬陵秋八月望為諸生講中庸大義予之子浚與聽焉退而私請於余曰陳先生之所講雖非浚之所能盡達然其反覆懇到作為大篇宜有可以句尋字繹浚也他有疑焉而不敢問也予曰何哉爾所疑者曰先生之名既取夫槩焉可見之義而其字子微反若晦匿沈潛而不知何也予曰汝未可以驟

語然所貴乎學學乎此也天有四時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天地之變化如此孰得而窺其所以然者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用之而不匱取之而愈有者隱也隱也者始乎隱終乎隱也學者豈不知所謂體用本末然大抵謂隱而費耳惟中庸言費而隱蓋酧酢萬變而不與俱往猶易大傳顯諸體藏諸用不曰顯諸用藏諸體也學不進此則有即物即物也者非世俗區區之所謂即物也名垂千古

功濟天下由即物也予甞喻之賢聖之道如日月萬物被其光而日月不施明焉彼即物者燎薪者也燎止而灰燼矣中庸一書或言隱或言微知之者可與入德極德之至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其末章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卓然有德於此者豈非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哉豈非君子盛行不加窮居不損者哉予比與陳君語知其為洒落人也宜以此字表此名也汝他日侍側試以余言叩之浚他日以

予言叩之陳君曰然因録為陳君字說

岫雲說

人之狀山形者曰巔曰頂曰靣曰背曰腰曰足皆取諸身也曰嶺何也嶺猶領也曰岫何也曰岫猶袖也嶺高而未極於高如衣領然岫則藏蓄如納物袖中靖節曰雲無心以出岫蓋岫可藏雲也逸上人在石屋山中性極好閒而山又深窈與閒相宜請兩字於予以為號為號之曰岫雲雲飄摇空中為風使也岫之形横遮直障

風不得入故雲可以無出夫岫中有雲而風不知雲之打乖安樂窩莫宜於此逸上人知之乎汝為雲予當為此岫主而日玩汝焉雲不肯為雨則不黒不肯上薄日月則不隨早暮晦明以變於是乎滿岫純白郁郁紛紛常供岫中主人之玩而岫外不得知雲可謂自適矣作字遺之因以為說

羅彖先字說

湖西羅士從遣其兄之子似公來見既見則得士從之

書曰斯子也質美而學知方矣願有以教之予敬受而問其字焉曰未也似公之生日月與時皆與先祖同故以名惟先生教之予字之曰象先而為之説人之祖父生子孫無不願其肖已也歉然以已為未足又願其等而上之然而得其肖者難矣祖父願得肖子亦常恐其不克肖則有等而上之之理而子孫不敢知也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而已詩書以來教人皆然近世學者年未弱冠曰吾學大學矣人當作第一等人也孝弟忠信

童子之習聞也性與天道聖人之精藴也斯人也𢌿考其終第一等人正未易作而淩忽時人貶斥前輩一切謂不足道不自知其陷於輕薄子之歸甚則侮厭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矣嗚呼安得厚重少文之士與之學古之躬行君子乎予甞疑三代之後本朝之前千百年間名賢言行甚多若擇而録之何必盡劣於近世之先正蓄德之助是亦有取竊有意焉而未暇也衆先之名唐之陸文正公得於人主之所命曰子能紹先是謂衆

賢故易其舊名景初而賜焉陸公之賢不在以賜名為榮而真有以象其先人者乃榮也其父元方仕不遇時而正直清謹善自治於昏亂之際而無玷象先似之為一時望其兄弟俱有可稱蓋是父有以貽後人矣記曰使人稱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況其親素為君子者乎羅氏孫於爾祖其如此象之圖使陸氏嵩美於唐矛雖不識羅氏祖而其諸父兄弟則多識之矣世積之善必有自來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象先勉之

陳惟月字說

陳氏子惟月從予學舉子之文有年今歲戊辰補太學生將行而問曰惟月之名取洪範所謂卿士惟月也字以月卿里中之友云爾卿君所以命臣也惟月方學而以洪範卿士自居其何敢願易字於先生而受教焉予曰善遂字之曰學可請其說予曰積日為月積月為歲天也人君以釐百工故躬自以歲省而卿士月省焉師尹日省焉民則觀星以知時作事自天子以至臣民無

一人敢曠日也士下無庶民之勞而上未有百官之職則何所用其日力孔子之門其自程課者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是亦以日月計也日知其所亡者吾知所未學凡幾昨未學則今學之不宜曠今日而俟明日也月無忘其所能吾知所已學者有幾今已學則後不可忘之不宜新功未續而故業又失也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古之學者汲汲如此吾子以惟月名則其以月省省其學而已矣歲十二月使一月

增一能尚可積而多能也況月之所增不於一而止乎吾子今入太學太學月有書進退優劣師儒視其藝而程課之進而優則升舍而釋褐此學法也然用其力於藝至釋褐至矣學官以教育英才為巳任者豈期望弟子止此乎予私塾之友出幽遷喬得列於太學生者恒有之仕與未仕去留相半以吾子之藝而自視同門之前輩孰愈當自知之況四方多士林立於前往往平日傳録其所著作而讀之者今乃與之俱就師儒之衡鑒

吾知吾子慨然矣雖然所貴乎入太學為其有四方多士可以相觀也徒慨然則不可其必有思齊之心吾子亦月異而歲不同矣月異而歲不同何獨藝也他日願見吾子之為文而驚焉今之學官蓋有子之夙昔師友余以病不能奉竿牘介吾子而見於門然吾子既為其諸生矣不在予之介也既拜而得侍函丈之席其以予之贈吾子者告以聞而歸還以教予十二月庚寅歐陽某書

掌卑幼財產說

昨見某氏卑幼之訟謂掌管者不照常平法不於逐年理筭二分營運出息養贍心竊疑之若法果如此則掌管者更與孤幼作幹人也恐法意不然今日讀法乃知卑幼財產籍記於官季一給之若家貲不滿五千貫者入詞召保抵當給借每歲營二分之息出入有常平司常覺察之語蓋法意以其原財有限若今季給若干明季給若干則有時而盡故於此少者給借此營運之本

也可謂慮之周矣倘執此為說便謂凡掌管卑幼者於其所有財産之數萬則出息二千十萬則出息二萬百萬則有二十萬是卑幼安坐役其尊長作幹人也十數年未成丁則息錢多至於無算成丁自立之後皆可以訟其尊長取息錢也法豈使如此多財者更須營運乎今世此訟甚多仕宦入官不肯讀法詞狀到前每為所惑不可不戒也寶祐乙卯上巳書

劉暐明夫字說

東岡劉君暉得字於鄉之達尊曰明夫而問予字説君之字因名生也臨文不容避君之名葢闡暉也者光也景德廣韻註煇𪸩皆釋曰光而暉之下文釋曰日色玉篇亦然君之字明夫蓋取日光為義然玉篇明字不從日而從目故日部凡二百四十字暉字在焉而明字獨不與别自有明部凡三字而已釋云察也清也審也發也廣韻亦同釋云察也目部凡三百四十字明字復與焉釋云視也予於是疑古人所謂明之從目正如聰之

從耳玉篇釋聽為察故釋明亦為察如取察義則從目宜矣然易之離為日象明兩作離明出地上明入地中之類亦以明字代日則明從日為是不知玉篇何以收明於目部不收明於日部也揚子雲言日者羣目之用明於目部不收明於日部也揚子雲言日者羣目之用道者羣心之用蓋曰心者體也道則心之用也目者體也日則目之用也此二語可以復君然則明固在我而已使明不在我雖有日亦何所施明夫求諸在我者而已正字手舊職也故以文字說為君名字之字說

巽齋文集卷二十四

巽齋文集卷二十五

宋 歐陽守道 撰

説

學禮精舍説

仁義禮智皆根於心而禮為最著故先聖教人有曰學禮未有曰學仁學義學智也禮於四德為亨於四時為夏以亨視元利貞以夏視春秋冬余所謂最著可以意知矣聖人從其最著者教人使人有所循守故孔氏之

書言禮最詳人而學禮雖中人可以循至於上達苟不學禮雖資稟高明不保於往禮之切於學者如此近世之學或忽之洒掃進退之節自幼學時已有所不屑而筋骸肌膚有終其身而無檢束者然而性與天道彼亦未嘗不能言其似也漢儒雖作非粹學然保有殘闕不全之書又為之推尋意緒使傳至於今亦可謂難矣今自內則曲禮諸書家塾或不與語幼學其幸以語之者乃村樸之儒僅能向時文中剽習所謂二五無極之語

者而已中庸稱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而繼以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實之道固如是也今學禮而性與天道人人自以為有得是豈知三千三百即所謂大哉聖人之道乎先儒性命本原之說轉入時文而人之所以為人者乃略無所嚮望吾夫子所為諄諄以禮訓人者皆可不講而其虛誕無實自謂有得乃有孔門高弟之所未得聞嗚呼異哉横渠先生專以禮教學者為且須除去一等俗習而伊川程先

生深取之然則欲聞關洛性命之説者亦必有以除去俗習而後可也永新龍君遇前輩也扁其書院曰學禮蓋誠齋先生楊文節為之書而文節長子東山詩之君遇之子清淑清淑之子直方世從事於斯矣直方出示詩翰墨刻為書予所感以遺之嗟夫予言過矣直方勿以示人也倘謂余粗有志而以聞於父祖先正者教之則幸甚

平坡説

平泉李文饒所居也平山吾家六一公所堂也平園周
退傅所圑也泉也山也圑也著稱於天下其人無貴賤
賢不肖久近共知也吾知其人又於其記其詞其詩其
集得其勝矣有自安成來者盛稱王彛伯所居平坡之
勝予未識彛伯又未見其平坡也意者溪山泉石之勝
有足以招隱與不然以人不以地與來言者徵吾詩若
文夫其人俟吾他日之知之也其地而勝則徵吾詩若
文者其以圖來

求心說

後林先生李俟為曾君季安書求心二大字而謂季安歸其告某李來遂請求心之說余謂大學之修身在正其心而傳釋之以心不在焉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其味在之一言所謂正也身在此心當在此身在此而心不在此是謂放心故先儒云心要在腔子裏又以坐馳非司馬子微皆此意也孟子教人求放心夫不放則何求之有放則須求矣雖然放一心求又一心以今之求

求昔之放有二心乎夫當求時固已無放矣若直謂此心在外久而未反則無是理也故夫能知求則即此心在內已為之主也於此而又求者非也然則必有事而已矣不然兀然端坐而神馳四遠以求覔前此放心之處不知其未嘗不在此也則求者毋乃適以為放與嗚呼君歸其從事於斯所謂有事者求心之云蓋一回悟之機未可以終身誦之也

胡素行字說

予友胡君履剛字素行蓋履之初九素履往无咎而象以為獨行願也君求字説於予而又以素名堂願得銘於堂之壁伊川先生所謂安履其素而不以欲富與貴之心雜行道之心者亦既敷暢厥旨而寫之於銘矣乃字説無庸又為之詞雖然素履則言之未與君言爻之時義也蓋聞君子之於天下有可行之道是以有欲行之志欲堯舜其君民卒無以堯舜其君民此則後世名為儒者之通患也儒者固常恨無時然而時未必負人

也人有負時者矣遠大之事業無窮隱約之歲月有限淺鮮之才識易乏而責望之人情難塞也君子誠有憂世之心將不恨時之不至而常恐其至之亟惜分陰道問學誠恐一旦為時而出追前日而不可得也履之初將有行也顯晦遲速亦何常之有嗚呼君念之哉世方以迂疎待儒者也願君治所以行以息庸人之論孟子曰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吾寧不得行也如行當使千古無遺憾

蕭元質字說

西昌蕭君義夫名而不字曰名字一也交游以為不可各出所見字之君擇焉遂字元質他日以告某曰夫子謂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所主在義而又取於彼三者子以為何謂也某謝曰此君所熟講也而某何以獻愚雖然請繹之論語一書數有兼言義者曰君子義以為上曰君子喻於義此曰君子義以為質蓋道一致而異名之中皆可以互觀也此所謂

義如曰天理之正人心之安而已矣君子一念一事動必於此故專以爲質猶所謂無本不立也辟之於身有此而後衣冠辟之於木有此而後柯葉有不合此内不以發於其心外不以作於其事如此則終身無一不義之犯而進進於成德矣然而行之必以禮出之必以孫成之必以信非曰義有不足而復待於彼三者也三者所以維持成就乎此也義以爲質不以禮節之則乖錯失宜而不得行世非無知義者然而行之常不得其當

何哉知義而不知禮也君子以禮行義矣又歉然而不足不敢以義自居也蓋以義自居則將是己而非人己是而人皆非則義亦孤矣是故盡義之實而晦義之名且將以有進也故曰孫以出之行之以禮出之以孫矣則又常自省曰有一不義無以為君子抑是義也敢有纎毫之不實乎實則可以言成不實則無成之可指矣故曰信以成之嗚呼君子之於義維持成就以終其身者固如此也然維持成就者終事也主此以為質者始

事也一念一事無不揆之天理之正人心之安有一不然則是質既不完具矣彼維持成就之終事何所麗乎嗚呼吾與元質如之何不兢兢也元質曰然用書以為字說

劉自牧字說

劉君相巖名夢牛余未省所以字也他日贄詩謁使君後林李先生先生稱之而怪其名不配命予為更之於是字君曰自牧夫冉耕字伯牛司馬牛名犂皆以牛自

命也今劉君亦以牛自命也故以牧字之牛順物也牧養也伊川夫子嘗於易釋畜牛之義曰人之順德由養以成今夫順德者莫過於坤故坤為牛其六二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此坤德之至自然之順也然而必有事焉故聖人發其義以告學者曰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夫如是然後進於不習无不利而不疑其所行矣蓋當直内方外猶未離乎習也比諸他卦發順德養成之義進一説也使君昨謂我劉君佳士當勉

就其遠者大者夫一見之頃而愛之如此其至予與君處數年而未之思也予是以愧於先生長者之用心也君其以予說而復於先生其有聞於所以養德者則復以告我

張質翁字說

禾山張肖玉從予學請字焉曰玉予伯仲所共號也請毋以玉取義於肖取義乎曰字君以質可乎曰肖何取於質也曰肖似也今夫象人之形而丹青其服飾惟其

長短小大得其人之狀則服飾可以意取也長短小大之不類而惟服飾之似之求則吾不知其為誰故曰繪事後素高宗審象求相得諸傅巖惟肖非肖其服飾也服飾夫人所同也後儒稱孔門速肖七十果哉言也衆以一有若似夫子曾子猶曰不然誰謂七十皆肖哉肖如何之速哉姑借傅巖肖象之肖言之逢掖之衣章甫之冠象環之珮可肖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不可肖學者顧肖夫子肖其外而已乎徒肖其外而已世有以

聖人爲欺者多矣嗚呼予之字君以質也君其時時思之何以有合於聖人而無自欺於心也哉學不可以偽爲名不可以虛取以切近之思求真實之得其於聖功庶矣乎嗚呼君以予言遍請於鄉曲長上之愛君者

朱謙夫名說

子生父命之名子既孤不更名爲有事於先人不可以不祝也安成朱君謙夫名亨仲請於予曰亨仲初入小學以亨仲名他日遂字謙夫深惟謙亨之義亨出於謙

今反以亨為名以謙為字理有未順願更之夫諸卦言亨多矣誠未見亨之特屬於謙也子曰君之名非命於君父與而君何忍更之君泫然曰亨仲之名實不出於父也亨仲未受名於父而孤今雖名猶未名倘辱命之使有切於行己也者庶幾因名思義以從事終身後亦有以見先人於地下且孝子之念親也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之為惟孤而不更名者其一事耳父昔未命則今異乎人之更故願有以教之也予敬諾而請名君以

厚夫謙九三為成卦之主而勞謙為卦徳之盛夫子賛之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得厚之至也人之持身也無如自厚伐徳也者皆自薄也自厚莫如謙君其名厚而字謙予聞之予先世之家訓曰物無不惡薄者薄必先壊因君之請舉以告君此予童年之所聞而今常常以告家人者也君不外我我其敢外君君請予書之曰願服之無斁也敬書以贈

贈戴天從六杉說

杉美材也吾州地宜杉工為室無小大必材於杉杉幸則合抱而材不幸拱把而材合抱較拱把幸矣為人材均不幸也凡物不願用於人用於人不得全於天文江戴君天從門有六杉焉甚愛之因自號六杉處士予謂天從六杉主於君幸矣抑是杉也非㩉吾懼終不免也封植之滋久睥睨之兹衆杉乎吾不知爾之柱於誰氏之居也天從而主於此杉勿使度材者涉君之地涉君之地何以使見㩉而不見杉天從君勿以君之名累是

杉為杉不幸矣又重累君之名其尋斧斤也速矣噫予滋為杉也懼

愛蘭說

彭叔英歸自渝川謂予張君復之畹以蘭臭味同者詩焉亦賦諸余謝不能為愛蘭說以贈

蘭於世罕遇主人愛蘭蘭遇乎未也蘭愛主人斯遇矣在屈畹者必蘭滋畹蘭者必屈不然地可畹畹可蘭何限愛蘭復之為蘭所愛是以為蘭也慶

拒馬說

昨承問令所謂拒馬者未見此名所出疑是今人俗稱謂拒捍門外來馬不得奔衝而入爾制度形象皆未見檢尋爾雅釋宫類釋器類並無之釋宫類説門之名及門旁小小備用者甚詳此則無有因思周禮天官之屬有所謂掌舍者内有枑字枑字左從木右從互從木之狀且有註釋謂之行馬舍内一重舍外一重以為閑衛似是此物但註釋亦未甚詳想是鄭氏注時漢人常用

之故鄭以為人共識不須詳釋耳又枑字一作柜枑音
互在韻之十一暮柜音巨在韻之八語據周禮本文云
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梐音陛在韻之十一薺
梐字下釋行馬也枑字下釋亦曰行馬也如此梐枑似
是一物而兩名又枑一作柜雖從木與捍拒之拒從才
者不同然同是巨字音則今人所謂拒馬蓋即此聲耳
梐枑王同會之舍所用也王出外與諸侯同會則設此
以為閑衛其下在他所則有轅門轅門以環車為之有

戟門戟門以木為之亦謂之材門有旌門旌門以旌為之有人門人門以長大之人環立為之此皆王在外之所用也而皆非一定植立不易之物隨其所在臨時設為之耳然則無所謂制度也既無所謂制度則未見其屬尊卑上下之等級也今之棘門戟門已與周禮之棘戟不同也矣則所謂梐者亦何與於尊卑上下之等級乎又檢令條法觀令儀制則亦未見有所謂拒馬之不可用但門有閭㕔之不同及庶人不許作烏頭門耳官品

之最高者立戟門戟門有數旌表門閭者設綽楔以木植立然非此樣也今之為拒者已衆矣未見其以違法得罪蓋法所無有人亦不相點檢也點對一番如此錄云

釋疑

畧記前史有賜門設行馬者忘其何人矣今之貴品有賜戟無賜行馬然則貴家之為拒馬蓋自為之也自為之則無所謂制度矣

如齋說

果山文時望扁燕坐之室曰如齋諸公賦詩而予不得其説以問方外之士欣然對曰君胡未之思耶此中有大趣得之者可蹈水火雷起足下而不驚豺虎蛇虺縱横於前而吾木石然也彼無所致其毒害予曰子言愈幻矣予求如之義而不得子無以幻甚之曰物皆幻也身亦幻也起田家子俄而軒冕朝而雲霄暮而泥塗幻之又幻也達者一以為虚假故視寵如辱視辱如寵人方怒而駡詈我我曰是為幻以戲我也我以幻受之且

世未有喜怒之正也未有毀譽之真也而又安知夫怒之非我喜毀之非我譽也兩無實相付之於如如也者其迹其然矣而卒不然也然不然相尋於無窮而吾超然之觀常居其表故彼紛紛者常為我役方且委身以受其紛紛人為我喜我亦喜人為我悲我亦悲悲喜亦應物也而真悲真喜安在乎夫如齋知之矣予區區為儒者之學未足以進乎異其說他日以問如齋

王俊甫字説

古今言堯克明俊德未甚分明大學之引用此語以俊為峻文雖不同意亦未遠蓋亦謂高明之極耳愚讀古書每於一字之間推其始於何世堯典於諸書為最古篇首有此一字蓋百世言德者莫先焉豈可徒習其句讀而已哉天地人謂之三才天有天之才地有地之才人有人之才才也者所謂俊德也天行健天才也地勢坤地才也靈於萬物人才也人人有此而堯克明之予嘗謂大學明明德之語與此所謂明俊德無二而俊之

為言尤當深味味此則知自古無衰颯凡陋之聖賢而吾黨之士皆可以尚志矣潭貢士王君名堯字俊甫與予遊愛其有邁往出塵之意故書以贈之噫不知德之為才謂我上才而下德矣夫寶祐甲寅秋七月二十有五日與俊甫論文罷二鼓矣俊甫歸尚有燭寸許廬陵歐陽某書

四民說

帝王之世士出於農而工商之類蓋有士之行矣後世

農工商皆非古所謂士雜於三人者之中亦各隨其習焉又有本非其素而習近之者故未嘗為農而近農未嘗為工而近工未嘗為商而近商為國者知取士命官而不知布滿中外乃彼三人者也三人之中得商不若得工得工不若得農世所謂善人長者處有餘而識不足大抵皆農士之類也世又下衰農士不加多而工士與商士更盛凡以藝能技巧供人耳目之玩皆工士也以權謀智力從事功利之途皆商士也工士與商士更

盛則農士在所鄙賤矣其不加多者世所驅也世又益衰於是有游末之士有吏胥之士有盜竊之士夫名為士而實游末實吏胥實竊盜兼是數者充塞人間使救死不贍之民遭其蠶食有國者猶以文運昌士類衆為喜嗚呼此孟子所謂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者可不重駭而亟救之乎

丹說

丹砂古謂之丹夏書荆州四石丹其一也書生始以丹

砂礫丹秦漢間擅丹穴之利致巨富曰丹穴不曰丹砂穴後人則不然稱地所産曰丹砂而稱方士之所煉曰丹不思所謂丹者正是石類之一名以其色之丹故因以名之砂石也石可碎如砂也自禹貢以來用以采飾而已後來方士煉以服餌亦不改地産名之本也然方士所謂為不一品所用不一石通謂之丹豈蒙其名而未之思與以予觀方士丹方固多循名求實必以丹砂所成者為第一蓋丹於五色則丹於五行則火於五臟

則心丹砂最養心神從其類也世有内外丹之説均為修煉深究其理心為百體之君心得正則神全而體安可以固真元養壽命此則至簡至易之理耳永嘉周友梅元素所煉丹自其祖南思使君好接方外之士多得至人之方世秘其傳故友梅火候手法與尋常逈異予雖不能盡曉第服之輒騐斯可信也偶與談丹之名義遂書此以贈之景定癸亥六月十六日甲子廬陵歐陽某書

義齋說贈周義甫

周義甫學於岳麓書院予數讀其課而最警切之義甫亦肯受予言知予為愛已也如此義甫日有益予將歸義甫請曰義甫與兄弟講習於家中書院而扁曰義願聞予言予歎義甫知所以為士矣孟子曰義之實從兄是也夫以弟之從兄故曰義以兄愛弟不曰義乎孟子且以弟之順德言之舉此所以見彼也正如仁之實事親是也且以子之順德言之仁之於父子命也則父之

於子子之於父一耳抑義甫所請乃為兄弟講習之故蓋將於兄弟而兼朋友之益焉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義甫盍復熟孔孟之訓予無以告也義甫固請予曰予聞之長沙宰令狐君有言伯夷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雖曰清而夬之隘然見人不善而惡之者猶謂人不當有不善故纔見而即惡之也柳下惠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和則和矣毋乃謂人之善不善吾當一切聽

之乎毋乃謂已當獨由人道而不以人待人乎此之謂不恭推此言之伯夷非嚴於持身而待人亦嚴乃愛人也柳下惠自處於無過則已矣非愛人也世傳盜跖為惠下季之弟而謂季即惠固不可知然使果如所傳則夷之弟有齊而為惠之弟者有不忍言矣隘責人已甚者也不恭付人於不足責者也二者流槩不恭為甚與其不恭也寧隘嗟乎美哉其言之也予自聞此常欲書而存之因義甫之請以為此於兄弟相愛相正之意猶

切也故以遺之善言不可不書所從受故著令孫君之爵里字雖名亦書之君字叔正名楷今承議郎義甫字宜之或曰名宜之字宜甫近年處學者名字往往不辨也潭之醴陵人寶祐二年七月既望廬陵歐陽某書於定王臺前之寓舍

浩齋說

君知所謂浩然之氣又求說於予孟子以來諸老先生之發明予不復為君道請言兩戰當兩戰時非特直者

氣盈曲者亦氣盈也氣之方盈雖使孫吳觀陣蘇張往來其間莫能決其勝負雖然請少待之直者將可使敗而不可挫曲者惟無敗敗則士尤其將將尤其上矣誰挫之彼自挫也是則氣非難於盈難於持久判曲直不在旁觀不在衆說而常在於主帥倏然發露之本心心之公理不可掩也嘗試論之氣有實有虛實氣浩然之真虛氣浩然之似實者至勁健而最和平氣之常也虛者乍粗暴而卒消靡客氣之暫也君往者介予謁後林先

生德人君子之容貌詞氣君既望之即之聽之矣别去幾年今不遠千里再往真有心於親炙者與予索居久於夙昔之見未有進也幸持予虛實之說以請益

巽齋文集卷二十五

巽齋文集卷二十六

宋 歐陽守道 撰

銘

湧雲池銘

雲騰山有檻泉出颷馭廟南渟為池可三丈溢流山下田受溉甚逺宋寳祐三年夏旱知廬陵縣事東陽劉侯汝礪登山禱雨見而異之知神所以宅其上而能靈也而除治不嚴漭濯者狎焉即黙念曰神幸應禱當旌斯

泉使人知敬如蘇文忠公記常山雩泉故事禱已歸假寐若見車馬旌旗羅列庭中或告曰亟出拜驚起趨拜位風雷飛厲雨大霔是歲有秋次歲禱仍應今歲旱甚又禱每宿山中候命輒應山去城非遠也異時禱雨者或迹不至斯泉也人之狎之敬之亦非有加損於神也然遇泉所而神斯泉則其至廟何莫非如在之心否則山固當有泉而廟亦總總爾奚其神雩泉之詩曰我歌雲漢于泉之側誰其尸之涌溢赴節宜祖蘇語命池曰

湧雲甃石四週而垣焉道其下流入鳯山主人曾氏之池請公之以遺民辤濯主人許之得全護上流使不汙又夷其道以便後守令之至廟者民治道竊相語也湧泉也湧雲何謂南岳散吏歐陽守道代侯言曰易屯蒙需解同一坎出斯泉升斯雲降斯雨泉常而雲變常有所而變無方也水一勺能生雲膚寸雨集夫豈在多有不測焉水也雲也猶有形也神也瞬息而千載心也俯仰而八極今兹廟祠唐貞觀中刺史吴公討其仙去玉笥

山時幾何年矣王筍又非玆山而其神信於爾民如一日如往來見之當旱如雨如取此泉傾注於空中禱雨者之心亦然一念所感於雲不知於何起雨不知於何來强而名之雖謂蓄泄在此池亦何不可如曰泉不可雲則是人亦不可神矣宇宙間有變化流通之理爾未之知於是山中人請勒銘其上銘曰

泉山雲天神古人今雲泉一氣神人一心歲在丁巳七月甲子撰

富田南禪寺鐘銘

南禪師慧鑄寶鐘成餘山歐陽巽公權甫讚歎說偈佛滅度後有以聲音作佛事者諸具聞性從聲音度此鐘靈異能說萬法所以者何譬如有人夢想顛倒見種種惡受種種苦忽於夢中得聞此鐘怳然而覺既夢覺已心根清淨思惟正覺一切正覺從鐘聲生一切顛倒從鐘滅此人思惟我今云何得此快樂是誰說法于何聽受了無說者惟有此鐘我當向鐘旋遶禮拜作是念已

鐘則寂然鐘則非鐘是我聞性萬刼有盡聞性不壞諸佛神通由聞性入我願此鐘盡未來際常說此法三界人天以至兕趣聞鐘一聲瞻仰敬禮是鑄鐘者即導引師

草庭銘為張慶長作

濂溪之庭有草不除云此生意與我一如後人慕之庭亦留草根荄莖葉若見至道如我所見可慕匪名人同此心何獨先生不見周詩仁及行葦方苞方體其葉泥泥等而上之舜命益虞順遂動植而草與俱生生無窮天

地之德嗟人何為而戕而賊不踐生草仁獸猶然人肆

殺心自過其天燕坐靜觀觀爾交翠何忍爾榮何愛爾

悴此庭之內萬物皆春天地與我肫肫一仁自草而木

鱗甲毛羽爾生爾育在我同宇豈其愛物而不仁民豈

其仁民而不親親發用雖殊惻隱則一以輕較重則知

仁術彼於人類如刈草然或同根生而自相煎人而至

斯於草何惜彼痛不知一膜之隔君觀濂溪得謚曰元

是固其心自本自根君俯斯庭其讀孟子思及功加在

推而已我作斯銘實獲我心君試聽之南風之琴

純正堂銘

西雒石行修寓居長沙郡其先世元懿公事太宗皇帝爲樞密使拜尚書右僕射未幾帝悼之曰石某事君之心可謂純正矣方委用而遽至此豈命乎行修今以純正名堂碣銘曰

齊聖廣淵明允誠篤宣慈惠和共懿忠肅傳載其名虞書所無或曰禹臯稷契之徒在帝戚時天運初泰意有

斯人九官之外名則不浮德則殊尤德人在庭與世作
刑我哀季世葩榮實墜啁哳之音羽短於喙神宋立極
帝樂再韶不顯石公翼舜承堯問公行事不簡不策問
公話言不金不石知子匪父知臣匪君純正之褒熈陵
實云風氣一初君臣隆古化覃下國農邠士魯惟正且
純式此元臣孰圓爾觚孰玉爾珉懊我寤歎念彼京汴
公家八世人事百變公昔鎮湘公孫居之迺居迺室有
扁在楣豈無故物不如華袞帝訓孔明以貽悠遠臣忠

子孝純正之思百爾云來視我銘詩

訥齋銘

安成張士謨去年見余於衡嶽之麓氣貌靜愿未窺其中徐叩以言若不能出口而曰予病從事於學而未之得也嘗扁其所居之室曰訥而請余為之説蓋張君年正少而謹重自愛為内不為外當今之世斯人其賢與作

訥齋銘

吉人之言辟之古樂和平從容典則質樸譁人之言何喙之鳴喧啾啁哳嘈雜紛爭巧言孔任帝舜所畏利口惟賢乃敗商季是曰亂德亦曰覆邦禍起澆薄福生淳龎我願張君由訥成德天下皆訥以長我王國

題所寓

維古聖賢日有孳孳今者何為飽食以嬉怠惰廢放病在自欺百年無幾曾是弗思頻復不已死且及之各立爾心以為嚴師

鐘銘

我叩此鐘問鑄鐘者爾能鑄鐘不能鑄聲云何叩鐘而聲即應内外中間聲在何所方叩鐘時聲從何來叩止聲盡復從何去工不能答我將問鐘鐘不能言則將誰問當知此聲遍滿虛空在在處處等無有二此鐘空洞合虛空性普願聞鐘得大解脫

尚友齋銘　陳雅官俞

此齋何名名曰尚友豈無今人而古是取結交四方遠

莫從之我未有聞友我者誰反求諸身以理自信前言
往行遺我符印蕭然一室有詩有書如何千載今者起
予誰謂世遠宇宙俛仰誰謂人遠精神來往凡友之道
淑慎其身人將擇我匪我擇人矧是古人精金碎玉我
立其側何佩何服使我見孔諸子比肩我不為驕何以
友淵使我見舜九官接武我不為稷其敢友禹既曰尚
友何古非今長恐伊人於我遐心朝夕兢兢惟德弗類
其人可作亦莫予棄人無志願乃流乃汙視此齋名偉

哉卓乎相以銘詩有賓有主以此友古古人所許

素堂銘　與胡素行

履九居初素履而往獨行所願玆文之象今子何為以素名堂我出我處我安我常祿以天下千駟其馬而君此心居然草野夏時殷輅周冕虞韶吾知此樂猶昔簞瓢隱居求志行義達道利欲毫分不入吾抱學之不講世無天民戚戚戚寒饑哀哉窶人外固君民內亦妻子公私消長輕重彼此伊顏寥邈今我何師元祐相君溫國

是儀西洛退居形枯心苦餘年丘壑一日霖雨公心少慰已濟民肥亦又何求布衾深衣是謂素履一念終始係之初爻易有微旨爰初趨向白首以之使非剛者亦復轉移任重道遠將以誰責揭名斯堂式對朝夕

謙山銘 與胡自牧

山在地中為山自如夫其為山則與地俱高不可孫卑不可汙退然臞儒卓然元夫

慥齋銘

李君士豪名齋曰慥以質於里人歐陽某思有以復君久而未之得一日得其説曰此曾子之學也君繇子思子之説而質之子曾子之為人當信予説之不妄為作慥齋銘

言不顧行將言如愧有不能行訑何容易行必顧言言斯行之視言為的惟正之期顧言之行其言多懼顧行之言勇往疾赴中庸二語萬古聖傳我求其人曾子則然嗟爾君子胡不慥慥士豪立齋銘者守道

默庵銘

躁人辭多吉人辭寡謂寡則可無終默者天賦予形惟口司言聖人無言言則道存好言莠言惟謹其出不於五事偏廢其一何哉劉子齋以默名我知其意過於矯輕回也如愚雍也不佞内足志恬養深氣定彼豈不言蓋由於天他人視之如不言然工夫至此回雍伯仲又如閔騫言必有中

警軒銘

易首於乾夕惕以厲繻有衣袽其卦既濟何日非警在始斯終何事非警儆與著同辟之登車爾僕屢戒先民有言敬謹不敗亹亹紹甫寅畏厥心眡夷猶險履薄臨深紹甫警哉見石以虎抽矢向之一發飲羽

尋樂精舍銘

孔顏所樂使我焉尋尋之不見實勞我心實勞我心尋樂得若殘編寂寥一慨千古請君無尋即己所安何故不樂地濶天寛是獨醒時亦孤往處後絕來蹤前無故

步

虛舟銘

有舟在河一實一虛虛舟之行惟水所如值彼實者中流相觸彼舟之人駭懼淪覆此中空洞有觸無傷爾幸遇我免于喪亡然爾當知實逆虛順順以天逝逆以人進偶然之觸聊發悟機胡不舍逆與順同歸

敏齋銘

學務時敏厥修乃來謙言不敏參與雍回我當退懦日

以衰頽中夜思之謂之何哉

巽齋文集卷二十六

巽齋文集卷二十七

宋 歐陽守道 撰

贊箴

理堂真贊

未見其人見其寫真從紙上之顔面尋筆外之精神意者今古塡胸而漁樵爭席藜藿在釜而堂室生春吾何以知之蓋老而不衰者仗理以為氣腥而不槁者其德之潤身也

四有堂贊并叙

予前年春讀先皇帝日歷觀慶元嘉泰開禧間依倚韓氏聲光者其立取富貴可畏哉天相吾廬陵周公文忠孫公獻簡坐學黨擯斥於前楊公文節高卧不起憤死於後其餘中外仕宦乃無一人受汚羞鄉里者嘗聞之長老宣溪委軒王公諱琳是時監車輅院聲名藉甚韓願見之不可則託公所厚委曲風諭卒不為屈愚心慕之及是尋公姓名事迹於史官僅見其守南安日奏罷

貢銀一疏蓋幹敗於是有年矣而公位竟不滿德以卒
嗚呼吾鄉為江右文獻國不在乎公卿大夫之比肩接
武也命有窮達位有高卑往往各以風節自植立後人
家賴何莫非君子長者之澤如王公者卓乎自守不愧
於同時諸老廬陵所借以增重非耶公之子宣義郎致
仕諱得之幼有卓識呂忠公諸居來此公遣往受學忠
公亟稱其進夫公家居時能使其子學于權奸所仇視
而擠之死者則其不肯降志辱身固素所蓄積已宜乎

宣義公之克世其德也宣義公之行尚書郎廬東黄公炳狀之甚備蓋孝友豈弟古之篤行君子若其淡泊寡欲有世外逸民之風而亦不自異於人四有者其堂名也萬卷書一壺酒千竿竹一炷香此昔人之自矜所有者而宣義公求之以為號如六一然宴坐其中以著作自娛若曰吾有此足矣餘不必有也宣義公之子曰李雍以世科踐世官歸食祠禄今起為衡州令聞廣譽又肖其先家郡之南自稱南山老人惟先世之書是繙是

繹將彚次四有堂之文而刋之未就間以書告余曰吾先人不仕其傳諸方來者獨行狀與遺文耳予受而讀之悲予聞王氏自前代多顯人漢子陽傳三世俱清廉江左風流自茂洪以下至本朝百數十年稱三槐家皆父子祖孫名德相望者今宣溪之王其庶幾乎予與南山君交游有年宣義公就養髙安時予猶及拜别後聞其没值予亦居先人之喪故不得與輓此二闕焉乃追作四有堂賛以寄南山君聊見予亦稍知宣義公之心

者其辭曰

貪夫長物萬有不足廉士雅好四有有餘無金玉玩有萬卷書忘寢與食玄晏我徒無軒冕情有盈樽酒揮觴自樂靖節與友或如香山遶室種竹森然滿庭對此幽獨又如蘇州掃地焚香超然燕處萬慮消忘彼四賢者各從所好此堂兼之於以終老我論其世何必古人厥有君子玉雪其身富貴之求擾擾一世本慕紛華泛處悉攕嘉泰名德廬陵委軒四有其子南山其孫景定癸

亥四月甲子歐陽守道撰并書

銅陵節婦章夫人贊 并叙

節婦章氏夫人池州銅陵人也夫曰同邑羅君諱懐表景定三年八世孫黃裳由籍田令添差通判吉州與州歐陽守道書從容語及先世某得聞夫人之節逆推世次蓋治平熈寧間羅君年二十有六卒夫人年二十七子方孕晨夕泣柩前祈生男與奉羅氏祀誓無他志越四月子生男也是為贈宣教郎若容宣教公生三子次

子復由上舍登政和壬辰科終朝奉郎遂以起家羅氏之先嘗五世不分為銅陵義門至宣教公之世與諸父兄弟號八房羅生息繁而詩書遂迄今科第相望闔族踰千口而宣教公一房百六十年間且五百餘人矣皆夫人一遺孤之後也可謂盛矣余讀史記趙世家至程嬰公孫杵臼存孤事常念二大夫節固高然孤未生而難作其母原姬晉成公姊也匿於公宮當此時孤之得生也難及為亂者入宮大索母匿兒袴中祝於天曰天

不絶趙氏也則兒不號竟索者出兒如所祝他日二大
夫乃相告語一死一生以全之於山中蓋自是孤不在
母至於未入山之前母子之命懸白刃間二大夫雖忠
赤力未有所措惟姬一念通天其自叔帶以下賓嘉賴
之趙於是復大此事不合於春秋左氏傳太史公多採
異聞二大夫之德遂見旌於百世之後然太史公若大
夫之事動人耳目人共偉之如其信然則姬氏身當大
難以一念使夫族不隕讀史者猶可以永慨也使姬

為偷生計懼兒累已直棄之耳二大夫復何所存哉故予以為趙若果以此續則姬氏又為厥初生民之首古今此事罕見雖王公匹庶世族有大小而幾亡幸存託於一婦人之節一也惟羅自得姓來名著史牒蓋僅有存而銅陵族之上世又皆隱德蓋夫人所天甫冠而婚耳其志行宜未有傳徹夫人沒且不祀安知有今日哉夫女生為姓當夫人夫已逝子未生之時絶續凛不可保而夫人自誓之烈遂為數百子孫蕃衍盛大之地天

道亦昭昭矣夫人子婦配宣敎公者曰安人盛氏宣敎
公卒之年亦不滿三十而盛氏教其子朝奉公甚嚴朝
奉公入太學十年而歸曰汝學不進名不成往耕爾田
毋吾見也兄容遣以資再入學終不得見母而行後三
年遂登科其仕也嘗為胙城令金人奄至以死守事聞
特詔改令入官以勸忠義坐以秦丞相不合故官不顯
是以安人教子諒不特以科第為成名而已能使之受
教有立愈可賢也非是婦不稱是姑羅氏之興宜哉羅

氏家鳳城山章氏家雞籠山六世通婚姻章亦詩書名族夫人父諱天平開慶己未第三人進士及第應雷其諸孫也某聞人談忠孝節義事輒聳耳改容思廣其傳以勸薄俗而亦深願其能如此者果獲祐於天以遂其心使疑者無報施善人如何之歎則其於勸也易以予觀於今通守君享有先世得天之報而於其福澤所以培厚增高引長而後深者每曰是在我心不敢負我妣祖然則羅氏之世世後此又可知也謹為撰次節婦章氏

夫人事為之贊其辭曰

我觀古人興亡之理國以其臣家以其子婦之事夫與

臣子同其節不回如孝與忠池陽之羅族於今大子孫

繩繩方興未艾孰知其間不絕一絲百世係命未乳之

兒惟夫人章遭罹荼毒言念君子命之不淑泣籲於天

命我以男如未亡人同穴是甘羅氏之先義門數世得

請上帝爾嗣不墜是生遺孤其苦其艱夫人盛年高節

如山當時一念至于今日孫曾雲袠才子世出匪世曰

才惟德之培念兹絶續雖逺猶哀嗟哉人子人臣人父天監人心在汝左右各敬所天存亡以身爾所欲存天不違人我為羅宗詒後無已羅宗世祀夫人不死

曾景和真賛

人有蒙蔽我啓廸之如已通明人有疾痛我拯療之如已甦醒安得人人子孝其父弟弟其兄安得人人全其天年壽考且寧聞君先人所志如此所施不宏君以所聞自幼守之至于百齡覩父之志知天之德天德曰生

此心何在在孔孟書與黄帝經如其有濟雖在窮居是亦達行天之施報其忠昭昭其終寘寘吾知君家蓄衍感大子孫之慶咨爾子孫勿替引之又無忝于家庭曾君景和之真

壁潭上人賛

我有尺壁如月斯圓而沈之淵彼月在天其影在水與壁相似當沈壁時見水中月光明瑩徹當知此壁即月之精有此光明有此光明而無此壁月滿一輪水深千

尺

思誠箴

大易無思聖人不思我則未然思則得之其思維何思誠其身一念不實有妄无真未悟此理請觀諸天自剖太極百千萬年一晝一夜日月代明一寒一暑四時錯行以及萬物動植飛潛各正性命巨細洪纖一息無繆一毫無差彼曷能然非誠而何厥初生民惟帝降衷至實无妄本然所同二氣五行所稟不齊私欲蔽之良心

始迷豈無良心舍之則亡以僞為歸終然不臧曷不反
思此豈其初恭惟先覺垂世有書尼父遺言見於中庸
及孟軻氏傳得其宗思誠如何明善其原絕其惡根則
知所存然後固執拳拳服膺人十已千何患不能其初
最謹相在爾室隱顯無分內外惟一始之固執久之則
安學力所到希聖不難我讀二書有契於心反是不誠
有如此箴

旅箴

艮下離上其卦為旅遠其止居麗外爰處初六之災瑣瑣以窮使其有立雖困可通六二懷資童僕斯得中正之柔人與盡力九三反是恣心用離於此則暴何恃不危處柔悔剛其惟九四惜哉不遇未快其志不若六五其德文明有以自貴譽命斯榮上九何為羈寓而亢遂失所棲則將焉往古觀之易處旅艮難有得有失有危有安當思此時與家食異禍福自求請繹斯義

食箴訓小姪

厥初生民未有火化茹毛飲血久乃教稼教稼伊何時維神農播時百穀后稷嗣功唯此粒兮古云艱食凍耕熱耘農夫之力今我一飽孔逸且安不歷田畝寧知艱難對食而思人當知足素餐是愧敢饜于腹維此疏食以實予饑過此有求非分所宜貪饕無饜名曰饕餮干求無恥名曰餔啜不可紾臂不可承順飲食之人則人賤之先知艱難次顧廉恥是謂食箴以勵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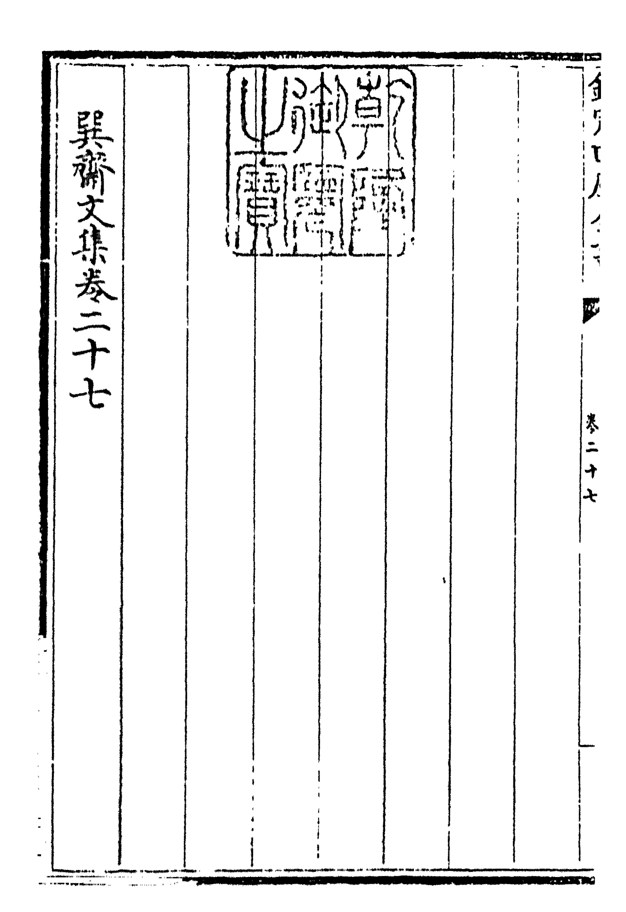
勸學箴 訓子

丙午十二月四日筆墨少暇感歲事之將闌念兒年之浸長訓以一卷未克專心大懼因循至於失學懐不能已作韻語以貽之篇首本之得姓以來效用陶靖節體也歐陽之系姒姓其先脫民於患禹功則然遂宅天下惟有歷年在帝少康祀夏配天崇崇會稽禹迹所止帝迹其地胙封庶子跨商歷周世越千祀至踐作伯斥大疆里後滅于荆曰王無疆廼封子蹄歐餘山陽因地為氏子孫用昌爰有顯人史冊相望派分為二千乘渤海

書學名家千乘斯在漢後無聞久乃湮晦惟渤海族綿
及奕代西晉之亂避地中原家于長沙苗裔幸存又歷
數世為陳將門更隋而唐率更其孫父子一家筆法遒
勁至今遺刻墨妙輝映孫吉刺史與安福令因為吉人
表表著姓散在諸邑譜牒斷亡文忠叙畧碑于瀧岡但
本一祖不分殊鄉曾玄雲仍莫可盡詳我家上世詩書
紹讀元祐紹聖猶貫安福監簿再貢郡籍所録緜儒行
遷城西九曲暨屋凝暉四世居之門户未墜一卷是貽

爾祖予父予父予師亹亹誨言開其識知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謂我務本遜我計效惟其善行是則是效嗟予小子曷追來教方寸之吉上帝實臨固應流慶式克至今爾曹何恃爾祖此心庶幾庶嘗世世居歆演也既冠幸而克念其幼學言長育以漸獨爾後乎勞我訓檢歲月侵奪童習未厭爾為予後望爾成人失今不學何以立身靜坐沈思得義之真胸無義理面有俗塵汝不靜坐東西其走放心不開外物易誘汝不沈思不心而口

辟之嚼蠟所得何有至於文思有塞有通初如鑿井畚
土勞功得泉可汲渾初清終一日開明何有昏蒙爾後
念哉予念思苦無此詩書無此門戶爾食何耕惟學爾
土爾居何覆惟學爾宇爾視爾父舍學何營有如不學
無恃以生學為君子爾為令名不學下愚身辱家傾視
爾兒嬉我心孔悼爾為予子使我憂惱儒冠而易羞及
祖考咎將誰歸誨爾不早歲聿其周復見春初少者日
壯念之惕如過時失訓予責有餘有人心者尚感此書



巽齋文集卷二十七